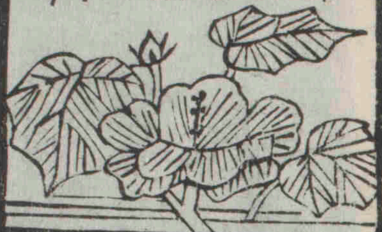
慶應義塾大學
醫學部
富士川文庫



63

富士川文庫
490.289
Sh-3

K119

F
キ-5

490.289
Sh-3

No. 2697
12 K 119

慶應義塾大學醫學部中圖書

慶應義塾大学医学情報センター
昭和47年6月26日

富士川文庫

476

富士川家藏本

富士川氏藏書之記

鬼國先生言行錄

寧壽堂藏版

寧壽堂藏

鬼國山人如鬼如神。刀圭歷術考今人。之秘匙驅萬病。醫而治疾何足珍。人謝積為如山

岳。男光宣論寫之與簡。我彦文章來觀達士。昔學勤倦似儒紳。家義從翻其豚犬子。錫美為職藤鱗。最

何經濟通迂物。文章修辭兼雅健。博覽還記採精英。董洋偏略擴頌國。自負胸宇闊於天。囊錐一笑詩中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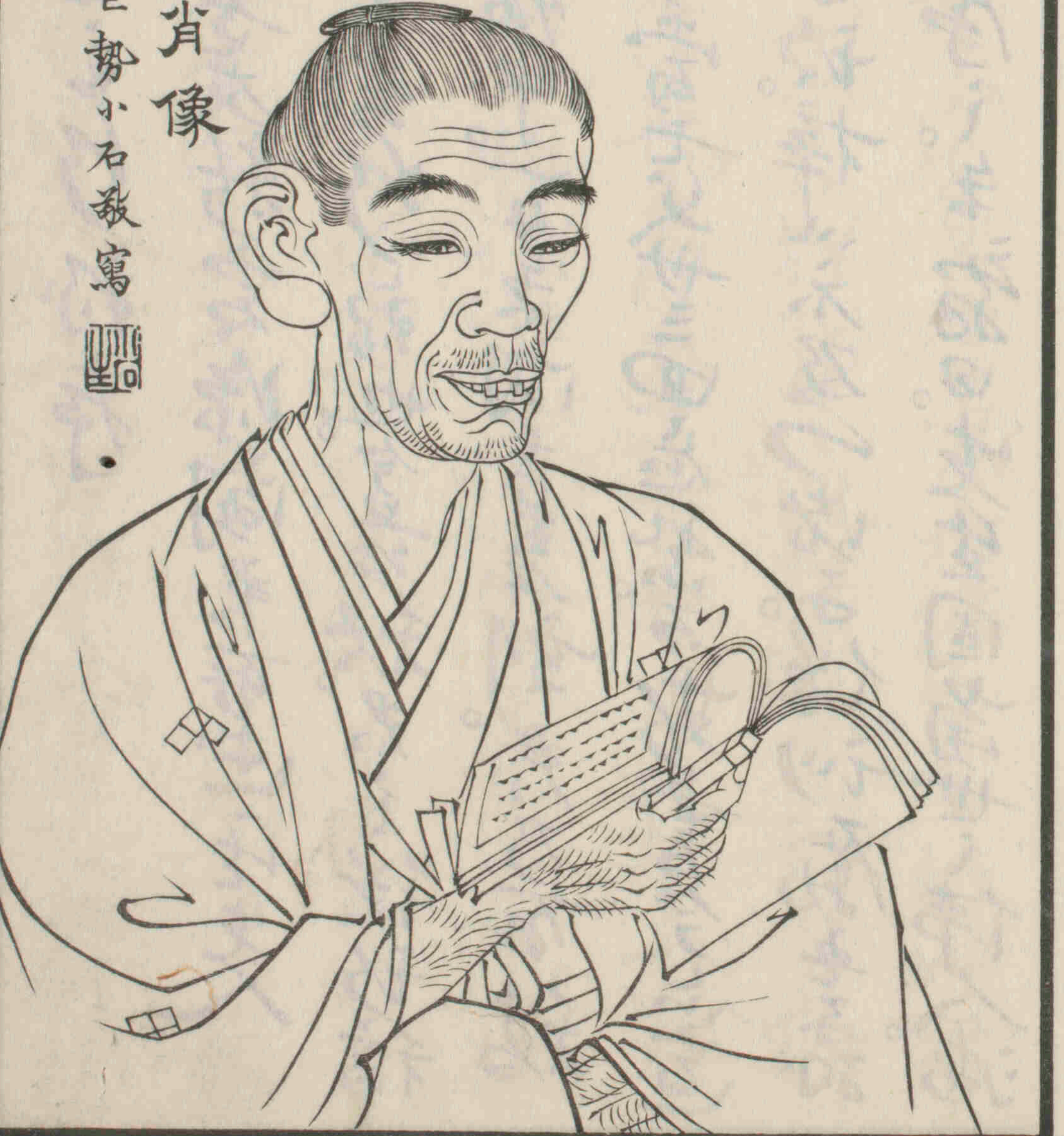
嗟乎車載斗量之以醫。頑敵喫甚包頭人句。嗟乎必人果是鬼耶神。孰能財力匡園有所論。

明治十八年。十有二月。揮毫於一洗草堂之南窗。

七十六翁鐵眠

鬼國先生肖像

巨勢小石敬寫



亀國先生言行録序

嗚呼。是吾老友新宮涼閣君所述亡兄先人亀國先生之言行録也。今茲秋。君之從弟稿也。實序其稿中。一日余問之君之剞劂。余曰。將來當云父世三四處系而斯書今亦道然。因徴於余。欲梓以示後之子孫。使之訓勵吾子孫之人也。請子序之。余辭曰。先生固當世之偉人。海之内知者也。今其不知其名焉。今於傳其言行。可待余輩贅詞哉。君猶強之曰。此書之刻。雖在於家子。非謀普世子孫。遐之甚也。余於是亦將從嗜之意。且謹之將識其一言。以與子君。不辭未敢曰。吾君所說焉。殆亦嘆焉。余之於君。豈其進于吾儕。情交之篤者。不知有內焉。而今也力氏安業。况其言之屬。余雖不敏。采諸其生事。略爲是述。概於其末所陳

事既不及。而宜僕宿謀。以卒君未畢之志矣。遂強勉執筆。校讎舊字。謄寫上。不能復縷述哀情。地下如有知。其將許諾焉。明治十八年十二月六日。自會於葬君而歸。感愴抑殊甚。乃夜援筆述書

宮島脈治拜

慶應義塾大學醫學部北里記念圖書

門戸淵源、發批、下倣此、

先君子鬼國先生言行錄

義子涼閣義健敬述

先君子鬼國先生、諱碩、幼名織造、通稱涼亭、後改涼庭、號鬼國山人、又號驅豎齋、新宮氏、天明七年、丁未、三月十三日、生于丹後加佐郡由良邨、其先、出自六條判官源為義第十男義盛、義盛住于紀州新宮、因氏焉、更名行家、數丗孫、左衛門尉賴玠、為尾州織田氏所攻、城陷、逃入丹後加佐郡小原邨、遂編戸為農、至其後諱義珍君、始業醫、稱道廓、有三子、長子義休君、稱涼築、出嗣丹波福知山矦侍醫有馬涼益家、次

貞婦一念之哀誠直貫彼蒼他日果生偉男兒何足怪至如佛神感應之理則置而不論可也、

須義君、稱玄民、繼小原邨家、又次道庵君、住由良邨、實先生之父也、配岸田氏、同邨濵屋市郎衞門女也、資性貞淑勤勉、初道庵君不矜細行、放浪自適、家產蕩然、岸田氏日夜手自紡織、以贍給家口、屢淂不乏、初擧一女、而君猶不省家事、岸田氏大憂之、以謂若擧男兒、良人之行或改焉、邨南有高山、曰由良嶽、山頂有虛空藏祠、岸田氏因祈淂男子、既而有身、及期果產男、乃先生也、是日即當虛空藏祭日、人奇之、後相継生三女、爲先生之生也、既生二門齒、（終身不亂）衆驚怪曰、是鬼子也、不可直擧、乃權棄諸通衢、以祓不祥、己而外祖母拾收而歸、遂育焉、

○先生幼岐嶷、就村内松原禪寺住僧某、受諸經句讀、且學書、每有僧侶誦經問荅等事、必叅聞之、一聞必不忘、其與羣兒遊戲也、躳爲之長、查別衆技優劣、優者或賞果子、勸戒淂宜、羣兒咸悅服、唯命之從、先生常羣游於由良濵平沙上、使一兒俯伏為馬狀、己騎之、令衆兒前後排列、意氣揚々、以擬國君巡行、岸田市兵衞者、先生外戚支屬也、後仕先生、宰家事、屢爲義健語由良游戲事曰、當時僕常見騎乘、今老大、猶為主公奴僕、人品之髙下、其夙定者如此、

亦勉亦奇、

庶乎一擧足不忘其親者矣、

○先生年十一、赴丹波福知山、爲伯父有馬涼築翁學僕、（學僕者、邦俗貧生執僕隸之役、而受教授者之稱、）翁器宇恢廓、不屑治家事、配某氏生男數人而沒、後再娶田邉藩山中氏女、產一女、（諱春枝、後爲先生室、）家甚貧、至使數兒共一大衾而寢、唯其女特爲山中氏鍾愛、以故得獨專臥具耳、家本無奴婢、故先生獨執薪水之役、且製藥調劑、終日鞅掌、其以事外出、必手傷寒論、路上誦讀、或遇雨、則以絲繫書於傘骨而垂、夏時、躬爨浴湯、多取敗茅朽柴供之、必裸裎從事、蓋所着之衣、母氏所手親織、故憚有汚之也、每夜事歇、輒按摩伯父母肢體、素知伯

言〻亦後生之藥石、

是等事、在先生則多見其

父母俱惡蚤、故值夏夜則脫衣入蚊幮中、導引之、待其熟睡、始出、入己寢室、即以線香火光、照書誦讀、至四五更而止、點燈則恐伯母叱其費油也、其勤苦忍耐、率如此、後先生業成名顯之日、常語妻子曰、予嘗被伯母苦役、當時或懟其酷、今而思之、是皆我針砭藥石、幸淂有今日者、伯母之賜居多焉、古人有言、嚴主無悍奴、慈母有敗子、信矣、

○先生十二歲、一日習讀左氏傳於嵩谷嵩臺翁机前、偶鼻涕連下、求紙不淂、遽裂取所讀傳敍一張拭之、翁怒責其不敬、先生荅曰、書己記憶、則無用故紙

奇稟、他人或學之、則不免畫虎、要不可以為訓也、

耳、翁倍怒、試令背誦之、先生即朗誦、一字不謬、翁驚以為神童云、先生有少閑、則朗誦醫書及儒佛書中名文奇辭、至老不倦、常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又曰、讀書百遍、義理自通、

○先生嘗曰、余十六歳、為從兄有馬丹山君學僕、君之祗役江戸福知山侯邸也、余着赤雨衣、持長槍、随輿而發、臨發、母氏恵銀五十錢、在邸中凡二年、日教授邸中小兒數十人、其一人謝額、為每半年銀三分、所獲厪可以供筆墨之資耳、故至剃額梳髮、必手自辦之、唯麻疹病後、一次就理髮店梳蓬髮、始費十八

充斯心、則至於富貴弗能淫、亦匪難焉、先生之為大丈夫、吾於大福餅乎卜之矣、

今之游學者、能有斯帰献之具乎否、

文、若浴則就邸中有湢室家乞之、故居常未嘗費一孔浴錢也、○又曰、江戸市中、往々賣燒餅、號大福餅、一餅價止五文、余每往来聞其芳香、口涎津々、欲一縱食之者數、然憚其浪費、常自制而止、比厺江戸、竟不知其味、○邸中奴僕所舍、例敷新藺席、先生惜汚之、獨就邸中工作場、請敗席一枚、常坐其上、故雖踰年厺之、其舍席猶新潔如初、其愛護天物、蓋性也、○先生將帰郷、乃合初、母氏所賜銀及兒輩謝銀、得銀百二十錢、盡出以購青梅縞一端及物品若干、帰獻于母氏、○帰途方盛夏、將渡天龍川、所僦馬夫甚亡

狀、纔至河堤、則捨所馱行李而去、堤與河津、猶隔數町、先生時年十八、頗有膂力、即躬肩擔行李、蹣跚及河津、但當時會患天行赤眼、磧上熇炎、反光射眼、則太苦之云、

◎先生自江戶歸、開醫業於鄕里由良、既而聲名漸顯遐邇、◎栗田距由良、海程一里、一日先生乘船赴焉、見黑鳧一雙于海濱、手銃而獲其雄、後一月再赴、復獲一隻、視之、雌也、而肉脂全瘦削、不可食、先生不堪悲酸、後不復食鳧肉云、

◎先生年二十一、一日在丹波擔山近藤一之進宅、

偶閱宇田川氏所譯初版內科撰要黃疸篇、感歎其論病理甚詳悉明確、由是始志于和蘭醫學、因欲遊崎陽、一之進亦慫慂之、然以父母未許、遷延者數月、地頭田邊藩大夫內海杢君、英哲人也、深感先生之志、為懇請官、賜以脩業料月俸二口、鄕醫賜脩業料葢異數也、又使父母許之、先生乃以月俸二口及貯蓄金、悉充父母奉養之資、躬則單衣葛套、帶備前忠光一刀、方金五兩、韻府一隅一部、遂以文化七年八月六日發鄕、（後先生賜忠光刀於義健曰、我先人所賜者、我一身與此刀耳、汝須愼守焉、）赴長崎、途次訪京攝諸大家、至廣島入惠美三白翁

正是發憤忘食之發軔、大抵古來名流、其初皆有所感激、竟克達其志業、蓋亦天誘其衷也歟、

內海君、即先生之鮑叔也、

敎亦多術、

門、且就中井廣澤君、聞蘭醫說、時囊中既盡、行療病者、以所獲謝金充盤纏、僅達長崎、事見先生所著西遊日記、

○先生至長崎、初住某禪寺門傍小舍、售導引賣發胞膏、厘以給衣食、然每月必寄贈母氏以二方金、及後從學者及請治者漸多、始淂不乏爲、在崎、執贄於吉雄六次郎君、（号如淵、後改名權之介、）君喜游蕩、屢流連花街、不事教授、先生苦之、因每淂金、輒赴圓山、索君所在、爲君買愛娼、因以質問橫文其面前、君喜其餌、欣然懇教之、及君就寢、先生獨坐徹宵、溫習不休、圓山者

只是二千錢耳、然先生取之於縮衣節食之餘、則萬金不啻也、顧如淵何顏甘受之、資以供一刻之春夢、恬不知羞恥耶、徐而察之、此乃如淵之所以成就先生、而以圓山即為圯上耳、否則先生雖云求益、然其多方周旋委曲、夤緣豈至此乎哉、讀此條者、以意逆

崎之狹邪也、非出一貫文、不淂上樓、故先生每一質問、必費二貫文、然唯以得益之多為快、不問其餘也、

○先生居常苦學、至於不窺園者二百五十日許、每夜取米少許、入土罐、繫之於燈火上、取其溫煮稀粥、以省晨炊焉、吉雄君夜直蘭館、則先生必負其布被囊而從、蓋君在直廬、心專暇多、便於受業、故如此、甲丹道富為人謹厚英招、深感賞先生勉強、且聞其為醫生、與吉雄君計議、請官以先生爲蘭館醫師、因始淂接蘭醫苛爾結氏、道富待遇先生、周悉懇到、告先生曰、今將議定診察謝額、顧吾本國例甚厚、貴國例

其志焉可也、

甚薄、然依本國之例、則或有羨其豐偹、媢疾子者、乃無益而有害、因定為一診銀五錢、藥價一服銀三錢、由是先生衣食日有餘裕、○甲丹道富醫師苛爾結、尊信先生稱名醫、見西遊日記、○蘭酋、例每六年、令甲丹聘江戶、某年値其期、時從醫苛爾結羅肺患、困請先生看護治療、共東下、其次期甲丹亦無從醫、乃淂官許、請先生隨行、踣過浪華、町奉行將邀甲丹、饗以演劇、前日令譯司以蘭文譯忠臣藏院本、譯司甚難之、先生代之譯、一宵而成、譯司、甲丹、共大悅、路過尾州、尾侯令人謂譯司曰、明日侯攜侍女、館于宮驛、

絶好調停、

將觀蘭人、宜令甲丹徒步過館前、譯司傳命甲丹、甲丹瞋目曰、此行我奉國命、往以拜江戶大君也、豈為婦人縱覽而來哉、吾淩不下輿矣、譯司大窮、相議曰、新宮氏淂甲丹歡心、不若令彼說之、甲丹必諾、乃囑先生、先生直見甲丹曰、聞尾州老侯聞君一行以明日過宮驛、假館臨覽、且欲君下輿過其館前、而君不肎、不知有是乎、甲丹曰、有、我豈為婦人翫弄物、以辱我國哉、故不肎下輿耳、先生曰、君過矣、尾侯者、德川氏連枝、所謂三家之一、貴重無比、然而君泰然輿過其館前、不敬莫大焉、下輿所以為侯也、非為侍婢也、

而君拘小故、忘大敵、恐將不利于貴國、僕竊爲君甚憂、故敢以告、道富竦然曰、我過矣、我過矣、遂下輿過館前云、○西暦一千八百年以来、佛蘭西第一世主那（ナ）勃（ボ）列（レ）翁（ヲン）、跋扈歐洲、和蘭酋長出奔英國、英國人納之、因奪領爪哇印度之和蘭埔頭、曰、待納汝主於本國、乃還之、長崎出島蘭館、幸以本邦有禁、淂免、然以此故、本國船不至、音信不通者、殆六年、當此時、苛爾結既死、先生獨負擔館內療務、盡力有功、及那勃翁事卒、本國船至、甲丹道富告先生功績于本國、此時龢蘭主未立、酋長七人連署羊皮賞書、贈以外科切斷噐械一箱、黒哆（ラ）囉（レ）嗹（ヤ）大禮外套一襲、別以歲輸沙糖若干充祿、甲丹告之奉行、奉行申之幕府、老中判曰、皇國人不當受外國祿、因許除沙糖外受之、羊皮連署書、具述先生功績、先生甚愛重焉、道富在我年久、能通我國情、忠告先生曰、夫褒賞書、徒擧既往美事耳、何補于將來、君性疎漏、若以此誇人、有害無益、不若燒棄也、先生大悟、即日燒之、○及和蘭本國船至、蘭醫袚（バ）的（テ）乙（イ）者久来、主內外科、文化十四年丁丑之秋、長崎大火、災後疫邪大流行、時師以爲傷寒温疫、從而治之、皆無驗、先生謀諸袚的乙、袚的乙攷

先生又淂一黄石公矣、

按曰、是我邦所謂神經熱者、凡兵亂饑饉災變等後、往々流行、因出扶歇郎度氏及公私貌律偪氏書、授先生曰、讀之可以曉其治法矣、且語曰、千八百六年、同七年、那勃翁大敗孛露生軍於獨逸北部、千八百十三年、那勃翁以二十二萬衆向摸斯古、余時年十八、以外科從其軍、先是六年七年戰亂後、孛露生地方神經熱大流行、時伯倫名醫扶歇郎度氏治療多實驗、遂著此書、余從軍之際、軍中多疾疫、入療病院者過半、達摸斯古者止十萬人、罹清野策、人馬凍死、時衆飢、一日所食小麥粉一合凍死馬肉一寸立方

一臠耳、旬餘、還軍、沿途人馬僵仆、屍相枕藉、兵至窩爾駕者、不過一萬二千、余即其一人也、災變失常居、飢飽不節、悲憂傷神、此所以釀此疫熱也、先生聞之日夜毅翫二書、并徴之實驗、遂著神經疫論腐敗疫論、其扶歇郎度書曰、方今流行疫邪者、古昔稱百私篤、疫中古腐敗熱、近世神経熱、又窒扶斯云、

◎文政元年戊寅、先生年三十二、始去長崎東歸、途過肥後熊本、為藩士講西洋礮術書、藩侯聞之、欲以祿三百石用之、以無志于仕途而辭去、至廣島、謁惠

門戸日盛

美三白翁、説所發明吐根吐酒石効能可比匹蒂亘易服用、翁淂其説大悦焉、先生在廣島良久、弟子倍進、是歳竟歸郷里、

○先生在由良、娶福知山有馬涼築翁女、禮太簡倹、送女者、止一婢一奴、婚筵肴核、止脩脯菜一二種、令送婢行酒而罷

○文政二年己卯、先生三十三歳、開業于京都、初居室町高辻南、次住室町二條、終卜居室町夷川北鏡屋町焉、文政四年辛巳三月八日、喪父、従釋法、奉謚曰中峰道庵居士、葬于丹後加佐郡由良村松原寺

儉率可想、不如是、豈能半

墓地、天保元年甲寅三月八日、丁母憂、謚曰春峰貞心大姉、葬于京都高倉通五條南宗仙寺、

○先生毎巡診、帯一刀、被外套、穿脚袁、褰裳奔走、（至三十七歳後、始乗肩輿、）大抵每日在家診者數十百人、午後往診者至五十家、（先生云、徒出往診、不能過五十家、義兄薇山與義健、共不能過四十家、）都下四條小橋側、有飯店、曰雨蛤、製田樂、（近俗分截菽乳、大如人指、每指貫竹串、塗味噌以炙之、呼曰田樂、不知其何謂也、或云取諸田樂法師之事、）進飯、一餟價厪十八文、先生巡診之途、或欲食、則必入其店、與從僕倶飡、率以爲常、蓋惜歸食之費晷刻、且愛其價之廉也、每至病家、直入病室、坐病者傍、左手脱腰刀

日巡診了五十戸、得此一諾、病家可以高枕矣、不得以庸醫囫圇之應例之、

未畢、右手已切脈矣、略聞病者所言、即按腹曰、可也、俄立而歸、親戚扣其袖、喃〻留問、先生唯曰、諾〻〻、不顧而去、其間遇送迎坐拜者、唯磬折應之耳、然遇疫邪等危急者、則一日中、數往診、毫不厭勞、或徹夜在其傍、看視其動靜、或夜中有叩門乞急診者、則蹶起戒從者、即時往診、未嘗須臾猶豫也、常曰、醫遇大患、而坐其傍、親見其苦惱煩悶、且體其父母妻子憂戚、則惻隱之心、油然難禁、因思救之〻術、若未之得、則反覆思之、必有所自得焉、殆如有神助、又曰、人不可無膽略、若夫區〻拘小節、則徒費日月、却謬大事、居

醫道者、尤當知之、○開業之數月、有一壯者、罹黴毒症、腰股劇痛、不能起歩、来乞治、先生曰、服予藥可半月、必能起上廁、其所親曰、嘗聞此疾用軽粉則速治、然懼粉毒、不敢用、請先生勿用軽粉、先生哂曰、諾、乃作斯徵典（スウヰーテン）昇汞酒與之、（昇汞數日極精研者一分六厘、火酒三合、容硝子罎、臨臥頓震盪、每服一勺、日三回、十日分服盡、吐涎甚則止後服也、）既而腰股之痛追日減殺、及第七日、既能起歩、後三日、先生偶闞診患者乗快犯禁、稍加服量、忽大瞑眩、齦肉腐爛、吐涎流血、口咽腫痛、不可飲食、僅通冷水、先生至診、所親十許人、環坐責先生曰、何爲違約、先生曰、服我藥未半月、

語氣卻類戰國策士、快絶、快絶、

頋其用之死活何如耳、何必問古今彼我、吾儒術本然、想醫術亦然、

既能起上廁、何謂違約、親族曰、否、非是之謂也、先生嘗約不用軽粉、而今患者之狀如此、非中粉毒而何、先生曰、我決不用軽粉、唯用猛汞丹負名卒卑爾者、其猛烈實十倍于輕粉矣、闔坐愕然失色、先生笑曰、勿憂、用此猛藥、以一掃癥毒、故不復畱餘毒、但患者誤量如此耳、既而疾果全治、○先生一日會高階藝州於町奉行組與力某宅、埶州曰、卿讀西洋萬里外之書、欲用以療我邦患者、獨不思風土飲食之有異同耶、先生即荅曰、劉漢去今千有餘歲、風土飲食亦與今日不同、而今之醫、猶株守長沙之書、此又何如、

藝州語塞焉」、川越和州主張傷寒論說、每至病家、與衆醫對論、衆皆為之屈、與力某嘗罹痢疾、乞和州療之、又招先生、先生至、則川越氏先在、時班御醫故坐上頭、盛色以待焉、先生入、拜下坐、和州曰、聞卿講西洋醫法、不足與語也、先生曰、僕之於醫道、豈唯墨守洋法、顧據傷寒論質之、嘗聞君診此患者、以為陰症、實然乎、曰、然、先生曰、論云、少陰之為病脈微細、但欲寐、今此患者、脈浮芤數、日不寐、何乎、和州沈吟不荅、又問、其曰裏急後重也者、何謂也、和州冷笑曰、内部急迫、後部下重之謂也、先生曰、不然、後者肛也、所謂

君子哉若人、

品目直白、使人一聞便絶倒、

寧為鷄口、勿為牛後、是口後相對、非肛而何乎、川越氏面色如土、不能復開口云」、後先生語人曰、予聞藝州和州、屢困衆醫、不勝技癢、故客氣頓發、致此議論耳、然醫在病家爭勝、殊為失德、故爾後不復為此等事、

○先生為人、快豁善談、一日患者數十人麕集、先生曰、我療人有三法、曰樂屋療治、曰附合療治、曰豪家療治、是也、或問其說、曰、樂屋療治也者、其藥苦烈峻劇、其術用刺絡灌水䕸胞灌腸等、對症速施之、無所忌憚、其於時日藥劑、不待多費之而愈、此唯可施于

一時諧謔、亦自寓泛應曲當之妙機矣、唯附合一法、恐後輩不可輕學耳、

家人門生貧士窮民及危急重劇病者耳、（蓋樂屋者、樂工私憩之所、借以為諸技藝者燕私之稱也、）附合療治也者、病症緩慢經久、患者厭倦、將招佗醫、我豫察彼醫必調之藥、先與之、其醫來診、所言正同、則患者信我、而後盡我伎倆而治焉、豪家療治也者、患者家富病症不急劇、延日亦無妨者、及忌苦味惡臭等藥者、乃擇芳香易服藥與之、緩々治療是也、伊丹富商小西某、時在坐、曰、僕常謙先生藥價、每服銀六錢、不勝其費、願自今與樂屋療治之藥、先生曰、否々、如吾子、則豪家療治之外、無復有佗方、衆大笑、

○先生嘗語子弟曰、近今以醫術得貨之多、恐罕及余者、余嚮療山中春嶺疾、（春嶺者、浪華豪富、所謂鴻池善右衛門也、）凡七年、其間所淂謝額、足以償周歲計費、其佗諸方謝銀藥金、每歲凡二千五百圓、皆屬貯積、當今醫業最盛者、一年所淂概千金、俗稱之曰千兩醫者、而余所收則如此、且吾性不喜奢侈、故蓄積至數萬、自謂徒知積而不知散者、所謂守錢奴耳、此時天下連年凶作、餓莩滿路、而諸侯困弊、國用不給、無救民之術、予於是慨然發志、思有救濟之方、先以若干金獻田邊侯、蓋侯嘗賜碩脩業費二口、今也學就而不仕、故以是

一語直萬金、
雖失於財何恤、

報其萬一、且供賑窮民之一助也、爾後欲贍諸侯國用、語諸春嶺、春嶺戒曰、僕家世以貸金諸侯為業、然其事頗有方、先生豎而欲行此事、徒失金而已、且弊地與僕同業者多、為之失產者不少、冀先生絕念、專心於醫術焉、如其貯金、僕為先生固保護之、雖違家規、特給月五朱利子、余雖知其懇切、當時銳志負氣、意謂、我何仰守錢奴鼻息、遂不從其言、往々貸金於諸侯、果悉失之矣、今也齡既過耳順、若早從春嶺言、貯蓄必至可二十萬兩、然今而有其金、却或有招損害之事、亦不可測也、古語云、人間萬事塞翁馬、一得

一失、皆有數存焉、余復何慊、其襟度如此、
○南部侯使儒臣某請先生曰、聞先生有陶朱公才、
願来吾國、改革政事、令上下士民免窮厄、渇安息幸
甚、先生乃偕儒生相馬一郎（号九方）赴盛岡、侯撤茵迎
勞曰、先生不遠千里来、將富吾國、何幸加之、興利除
害、一任先生處分、於是先生乃與一郎謀、大革財政、
放良馬名鷹于山野、省無益、起有益、多所變革、藩士
往〻忌之、或造謗謀陷之、先生不顧、臨歸侯命侍豎
子八角宗律飯富了伍、為其門人、隨行入京、勤十年
游學、賜先生祿三百石、相馬一郎百石、先是先生爲

南部侯說浪華豪商數輩貸金、自出一萬兩、鴻池伊
助貸數萬兩、其佗若干、○越前侯、用度不支、不能償
点攝債主、債主相約、後不復貸其藩、於是其江戶邸
費無所出、乃聘先生、先生赴焉、與執政松平主馬議、
廢京攝置守、省債主接待冗費、自代取其任、凡七年、
自貸一萬兩、且說諭点攝諸債主、於是鴻池善右衞
門出貸七萬兩、其佗出貸者甚多、侯喜先生之功、賜
祿五百石、其後執政更迭、不復償債主、一日、善右衞
門見先生、戲曰、僕受先生治療、得有今日、何喜加之、
只奈謝價甚高何、先生驚曰、何也、善右衞門微笑曰、

前年以先生之保、所貸越侯七萬兩、似終不可收、則是所以謙先生也、豈非高價邪、先生曰、予性愚直、不逆詐、以為武夫不食言、況大藩邪、於是不自度、大勞心慮、且以局外之一身、當數十人之吏職者、七年許、又收拾所自貯封金、集以得一萬餘兩、亦擲之彼藩、顧者七萬兩雖巨額、自子視之、猶風前塵耳、兩人拍手大笑、

○先生好文學、多交儒士、有閒則必讀書、乘輿上廁、亦皆攜書、平生睡少、交睫者一晝夜僅八刻強耳、時或坐睡以排倦、覺則精神変活潑、孜々手卷、最服膺

人心道心、君子喩義、小人喩利之語、常言、有堪忍勉強力者、君子也、無之者、小人也、予所以成業者、在堪忍力與勉強力而已、居常嘆惜輦轂下無黌舍之設、遂抛一萬金、建書院于東山南禪寺畔、先是、鯖江侯為所司代、先生出入其館、嘗貸五千餘金、助其用度、屢告侯以黌舍建設之事、侯大悅、自書順正書院四大字賜之、至今挂在楣間、又屢說町奉行組與力平塚某等以興學之事、官遂建講堂於東町奉行所後、經年有華族學習所之擧、亦遂推順正書院為其嚆矢云、○先生平素尊　天朝、敬幕府之意甚至、常戒

先生畢生、只消受此二力、所以能成就許多志業、近日學人、開口便說出此二力來、然實踐如先生者、亦不多覯焉、其志業之難成、不足怪已、余以自警、

尊王不獨在大事見之、即庸言庸行之間、皆不忽其志、是之謂真尊王、古人所謂過闕下車、見路馬式之者、亦此意、先生之訓子弟、可謂真尊王矣、可謂默契古人之意矣、

公明正大、磊磊落々、真是君子之心術、又英雄之氣象、

子弟輩曰、若會典藥御醫、縱令其人學薄年少、宜敬禮崇重、必就下坐、且起送迎之、是不止敬其人、乃所以尊崇 天朝也、幕府布令、亦宜愼守、不可嘗議違背、是聖人之道也、故於先生西勃兒篤（シーボルト）、大鹽平八郎、宇埜甚助、入江十左衞門、高野長英輩爲人、早察其幾微、不深交、及事發、人々皆危、而先生泰然、毫不受連累、常曰、予好高談直言、乘快吐露胸懷、無所隱匿、故邪辟隱謀者、懼漏泄其謀、不敢觸我耳、是亦免禍之一術也、

○先生雖家累巨萬、自奉儉素、藺席雖敝、経年不換、

名言名言、可與汪信民咬菜之語相對、

監中之青砥公、

天下知惜一

障子只補其罅隙耳、日夜以不浪費炭油爲戒、油盞燈心不許過二莖、常曰、知節炭油者、必不至貧窮、嘗命妾掃除油燈、妾素妓流、不嫻節儉、一盞用燈心四莖、先生見其違命、大怒呵責、會同町人帶商白木屋勘兵衞在坐、爲之分疏曰、諺不云乎、知惜一文、而不知惜百文、其亦先生之謂乎、先生不惜嚮失一萬兩于諸侯、而今嘖々于燈艸二根、何乎、先生瞋目曰、汝自务業商沽、宜知短長、而猶出此言乎、予雖失數萬金、然非委棄諸無用之地也、燈心二莖、所費之油點滴耳、然一消不復、愛天物者、省不用之費、汝其不知

文者猶衆、知惜一文之理者則至寡矣、

貧富相濟、以有餘補不足、此與范文正之荒政一轍、

至理妙語、彼耳食之徒、所不夢想、

真心所發、故其語有味、非

之乎、且予之所以飽食暖衣、不至為乞食者、知惜一文之理也、汝何不思之甚也、○天保丙申歳大飢、餓莩滿途、先生曰、吾雖微力、當散財以賑窮民、於是日日招客張盛宴、又誘富商上鴨東青樓、此年鴨東妓酒之費、過三千餘金、又青樓多連燭臺先生自起滅數燭、人或訝之、先生曰、予性惡浪費、故多燃燭則心不樂、聞三弦歌聲、一油燈而有餘、雖然予非惜燭費、如其價、則雖我所滅、亦當償之、○一日、有賈人来售桂川香魚、婢妾走告曰、今日食無魚、此魚一尾價百文、甚廉、買之乎、先生曰、今日無所待之客、爲予口腹

義襲而取之者之比、

費錢、食之不美、勿買、

○先生不遷怒、不念舊悪、故喜怒哀樂、雖忽發、亦忽散、頗異常人、當朋友親戚門生數十人相會、或有語渉誣淫者、先生忽大喝怒罵、論辨其不義不正、猶面行其事、其勢如疾風雷雨忽至、一坐喫驚失色、而及論盡怒散、則猶雨霽雲收、一天晴朗、衆人心初舒、又有語諧謔者、先生亦快談大笑、至有捧腹絶倒者、又有演淨瑠璃者、至忠臣貞婦情事切迫處、則先生感泣不自禁、涕泗滂沱、所侍童兒、亦爲之泣、其天真觸發、往々如此、

事固有本末、則為之宜有所先後、故示學者夂如此、爾若或浮心粗氣、生呑半解、而曰我既挈大綱矣、不必復講細目也、則豈先生之意哉、讀者須着目先字、

○先生務覃研西洋醫術、敎子弟立八則、曰生象學則、曰生理學則、曰病理學則、曰外科學則、曰内科學則、曰博物學則、曰化學則、曰藥性學則、常言、為學須先把握大綱、不先把握大綱、徒紛々研尋細目、則支離滅裂、不能大成、以適實用也、當時翻譯書甚少、船來蘭書亦不多、先生常閲覽引用以為基本者、略擧之如左、

護(ゴ)爾(ル)篤(ト)兒(ル)氏内科書　同外科書

布(プ)歛(レン)吉(キ)氏解剖書　同外科書

同婦人科書　同小兒科書

同癥毒書　同外藥學則書

同局方書　同化學書

蒲(ブー)爾(ル)華(ハー)歇(ヘ)氏萬病治準　斯(ス)微(ウヰー)典(テン)軍中備要

門(モン)呂(ロ)氏水腫治療書　公(コ)私(ンス)貌(ブ)律(リュ)屈(ク)氏内科袖珍

醫學院解剖則　同外科則

同博物學則　同病理則

同藥學則　同産科則

同化學則　同生理則

扶(ヒュ)歇(ヘ)郎(ラン)度(ド)氏經驗遺訓　斯(ス)篤(ト)爾(ル)倔(ク)氏内科書

貌(ブ)律(リュ)緬(メン)袚(バッ)屈(ク)氏人身窮理書

語多自實際淂之、故其切實學問如此、余亦日與諸子事講貫者、請以此語為

僂卋氏人身窮理書　昆良實氏病理書
依百乙氏萬物分離全書・同藥性論
平私的兒外科書　袚斯氏縛帶書
勇斯兒氏生理書　能爾列篤氏窮理書

先生講釋外、每夜令熟生討論、又每歲以寒中三十日間暑時二十日間、設討論會、又每月三次、迎儒師於順正書院、講經學文章等、先生亦自講翻譯書或傷寒論、常言醫學非會讀討論躬自苦辛、不貫徹心根、辟如聞軍談觀戲場、事去則茫々乎如捕影、乃當正邪紛々危急存亡之秋、安得奏入虎穴得虎兒之

盍簪之圭臬、治民經卋、蓋亦然、

自是達人口吻、

功乎、又曰、醫者仁術也、以活人為目的、雖有仁心、然術拙、則誤殺人、不淂為仁醫、故苟入余門者、造次顛沛、須要為巧手、方今卋上醫學、有漢蘭古今之目、從學余門者、其於方術、不問東西內外古今、宜博收竝貯、無所遺棄、雖方出於穢多、苟足以救人者、亦在所取矣、夫西洋之為醫方、雖傳我日尚淺、而在彼則百年以来、學術大開、各國設醫學校、研究煉磨、理化解剖等諸學、非亞細亞人所企及也、布斂吉氏外科書曰、為外科者、須要獅膽鷹目、兩手自在、而通羅典佛蘭西英吉利獨逸和蘭之言語、其外藥學則曰、熟知

學則者、為真正外科、不知而妄療者、屬眩誣鬻徒、嗟呼歐洲毉之心術、公明正大、而博文強記如此、自彼視我、其謂之何乎、又曰、支那國者、堯舜以来、経三千餘年、版圖自熱帯亘寒帯、萬物無不備、故天然萬物不経製煉、而為効用者、甚多、上古遺方奏奇効者、不遑枚擧、醫和扁鵲而後、仲景等踵出、其術愈精、然而古之方書、多不傳、醫學校之設甚稀、且其俗、視毉甚卑、伍之巫祝、故豪傑君子、無有志于毉學者、其所傳醫書、率出落第生村學究之徒、觀其書、多文章拙劣者、可以見焉、故立論説理、一無足取者、汝輩讀支那毉書只可諳其病症主治藥方耳、其佗理論、一切不講而可也、

○大坂町奉行跡部山城守、私語先生曰、大御所（文恭院）公、忌洋學者、卿宜自加意、自是先生托蘭書教授於宮本元甫翁、（名寛、号葵園、美濃人、性温厚閑雅、教人不倦、初遊長崎、從吉雄君學蘭語、性強記、人稱蘭語典、又能詩歌文章及書、皅年仕高槻侯、義健得讀蘭書實翁之賜也、）已則陽為不能讀蘭書者、不多交蘭學者、唯常讀儒書、交儒士、講經學、會畫工、弄書畫、以爲樂焉、西勃爾篤初来于長崎、贈書牘于先生云、小生少在吾國醫校、傳聞先生雷名久矣、萬里懸絶、徒自欽慕耳、今幸船来于貴

料此時先生門戸太盛、聲名太隆、而翁則尚未大著、夫太盛者、易致妬忌、太隆者、動蒙猜疑、此正明哲慮保身之秋、故先生所為如此、爾非以嫁禍佗人也、

此中有深意、難爲淺人語也、

邦、則欲速至机下、請慈教、而貴邦有禁、不許外人湧遊、故不淂達夙志、先生若能憐後生、以書垂鴻教、則幸甚、書到再三、先生不報、後數年、西勃爾篤從甲丹赴于江戸、途過亰都、館于河原町逆旅、先使其門人某来請云、屢呈書先生、一無所報、不解其故、今幸来京都、而國禁不許妄入人家、請一勞玉趾、以賜愛顧、且垂慈教、某者内地人、而從學于彼者也、於是先生不淂已、誘經久患者數人、赴其館、若詢其診按者、（其中一人、翻胃経年、每日嘔吐、西勃爾篤按禁他食物、食蒸餅一味、大有効云、）其後不復通音問、以故及後有西勃爾篤之事、毫不累及先生焉、

某亦必解事之人、故其應對之洒脱如此、

○先生診斷、燭照數計、奇中率如龜卜、今録其一二于左方、嘗診平塚某愛妓、蹙頞曰、此人經一年許、必頓死、已而過半年、妓無一恙、歌舞言笑、不異平常、一日、某招妓飲于樓、邀先生詰之曰、先生得無誤乎、先生再診曰、決不誤也、某曰、若更過半年、而彼不死、則先生何以贖其失、先生曰、如然授首、與廢醫二者只任君所擇、某曰、是皆無益於我、曰、然則以千金開盛筵、大饗君輩、某乃諾、坐中幇間藝妓數十人、皆屈指以待焉、後半歲許、妓猶如常、一夜卒死于臥室中、果如先生之言、某始駭服其前知、弟子問其故、先生曰、

無佗、余之初診彼、其胸中大動血管瘤、乃知不出一年、必破裂、今果破裂、故斃耳、○先生正室羅肺炎、羸瘦太甚、先生放血者三回、每回血量各八十錢、而未見炎勢挫折之候、親友秋吉、小石兩氏診曰、疲勞太甚、奪血夥多、而不淂効、恐不可救、切勿再瀉血、二氏帰去、先生語門生曰、否、放血數回、而肌膚猶未潤、脈之緊數如故、是其量未至的當也、語云、藥不瞑眩、其疾不瘳、是也、乃復放血二百五十錢、而患人不眩暈、只覺爽快、息迫欬嗽忽頓止、次日、兩氏来診、驚其奇効、不日而瘳矣、○町奉行組與力深谷隼之助、年二

十餘、罹神經熱、〻勢劇甚、福井高階三角等諸大醫、以為必死、先生獨保必活、乃使患者仰臥浴馬盥中、取大桶盛水、施小滴管、灌注患者全頭、取緜布醮冷水、冷溻其胷腹、如此者凡六晝夜、其間身熱衰、則使安臥蓐床、熱熾則復冷之、門人數輩取其後、先生日夜在其家指揮之、終淂不死、（門人重盛秀齋、飯富了伍、二人傳染焉、而不至死、）○先生晚年、宮中女官聞先生名、私招之、時御乳人年六十、俄然卒倒、不省人事、衆人狼狽、宿直御醫忽不知所為、先生請放血、皆曰、宮中忌血汚、故宮女將有月事、以先出居外為例、古来未曾有出血之事

也、先生曰、放血則立活、不放血而動揺其軀、則萬無活路、衆官不得已諾之、乃放血百二十錢、果忽活、◯先生常曰、余對疲勞患者、必用緩平藥劑、徐々療之、自以為頗有所長、然世人評我治、以長攻撃見稱、豈知我者哉、

◯先生有子女數人、皆夭、所育只一女、先生壯年時、坪井信道君游歴急師、屢訪先生、先生愛其篤志、欲取為義子、親戚以其太早計、不肎而止、後養紀州有馬存庵子信齋爲子、數年、有故離縁、備中黒崎農商柚木直助者有一子、曰新太郎、及長不喜家業、切請

不圖程門遺風尚存乎杏林中也、

為醫、父母不得已許之、新太郎乃赴備前岡山、師物部雄民、（先生在長崎時、為門人者、）雄民與其一字、更名舜民、苦學數年、醫術大進、乃携雄民書來京師、入先生之門、學資不給、初寓相國寺塔中珪芳軒、早起啜粥、至先生門前扣戸、則先生先知之、大喝塾生、使開輪講、故舜民憚扣戸、在門前待其啓、時或立風雪中、讀書一時餘、三冬如一日、先生聞而奇之、特許不納食費而入塾、察其術益長進、擢充代診、先生将赴盛岡、委舜民以病家百餘戸、及託日々居宅診察之事、或諫曰、舜民雖才而從先生日尚淺、且非尚有先進數人耶、盍

此間、想必有無數懊悶不可耐者在焉、而克耐了、只此一事、既足以為先生之嗣矣、

托之、先生不聽而行、初先輩不平、故急惰不為舜民用、而舜民不慍不怨、日夜孜々從事、時罹肺感冒欬血、休養數日、而復奔走診療、（每日回診三四十家、秋吉南豐翁大危之、後年屢賞之、）於是衆始感服焉、先生自盛岡歸、詳悉其事、強請柚木氏、取以為嗣、因以其從弟八重吉繼柚木氏、先生命舜民改涼民、名義慎、號薇山、配其女、（名松代、）生一男（涼亭、）二女、（長增枝、配新宮涼園、次秀生、嫁永田松次、松次鹿兒島人、住浪華、）義健者、丹後舞鶴城主牧野侯卋臣古河主馬（諱自勝）第五男也、幼名柔吉、年十三、始志醫學、十四、負笈入驅豎齋門、年二十、為先生第二義子、改稱涼閣、少薇山十

余閱此編至此、嗟歎其盛者久之、遂大聲誦螽斯三章、然後閣筆云、

乙酉十一月 石津發僊記

歲、」紀州荒川鄉醫松山翠翁長子文卿者、夙學藤澤東畡及賀川氏、後入驅豎齋門、方正閑雅、善詩文書畫、義健慂慫先生、以文卿亦爲義子、長義健五歲、然以後進故、兄視義健、於是先生立本家分家之目、以薇山與義健爲本家、以文卿為第一分家、命改通稱涼介、名貞亮、號擂溪又瓶城、生三男二女、（長涼園）初先生使門人安藝廣島人、檜垣健藏、繼由良新宮家、配以末妹、生三男三女、（長女適有馬文哲、次適由良後見仙藏、三女適宮津藩梶川全太郎、）長子春道、放蕩無賴、先生嘗嚴誡之、乃亡命匿長崎、次曰涼哲、先生以爲第二分家、又次曰涼庵、以為

第三分家、繼由良新宮家、

○先生旣建順正書院、事詳于驅豎齊詩文鈔順正書院記及詩卷、書院地方三十六步、北有薄田二段、又請丹後加佐郡田邊瀕海北邨福井邨濱岸地于官、墾新田、崩大圓小圓二山埋海、作小邨、名云新宮邨、佃民七戶居焉、永久充書院學田、初所貸越前侯金、本支合二萬兩、及其賜祿五百石、後悉獻之侯、因更賜年祿五百苞、先生亦永久充書院學資、又所貸南部侯金、本支二萬兩、及其賜祿三百石、後悉獻之侯、因賜年金百圓、先生亦充書院學資金、其佗輸金

三千六百兩、爲伊賀伊勢國學校資金、約自彼校年年輸三朱利子于書院、自餘尚有資金五千兩、及先生將易簀、遺命本家分家子弟曰、予建順正書院祭軒岐文宣、貯儒書及漢蘭醫籍、附學資金米若干、精神之所注、志意之所在、汝等本末、須體認謹守矣、不許私用其金米、但汝等本末、或有不虞事變、則衆議用其金、以救助之、則不妨也、予死後、涼閣須拉涼亦赴越前、請侯以涼介爲其世臣、賜二百苞于涼、亦三百苞于書院、事得如所請、則涼亦宜年分其百苞致本家涼民矣、涼閣既爲津侯世臣、受祿百石、然常住

京而闕侍奉、則有素餐之懼、故曩既與齋藤拙堂謀、獻金千両于矦矣、則雖違左右、庶乎免責焉、又曰、涼閣須赴越前、請鯖江侯、獻曩所貸金五千兩、以舊所賜二十口糧賜涼哲、為世臣、又須請田邊矦、以所舊賜五十石、更賜涼庵也、又曰、醫術竟拙者、雖實子不得嗣本家、宜或使為分家、或使徙佗業、若不肖者生、則宜衆議命之閉居、分書院米金給之、可令免飢寒而已、

○先生自嘉永六年癸丑十月違和、十一月、發偏頭痛、衰弱漸加、而精神不少衰、安政元年甲寅正月九

日沒、享年六十八、葬于瑞龍山下南禪寺塔中天授庵、知恩院七十二世大僧正萬譽上人謚之、曰順正院新開涼庭居士、

沒之次日、先生妾壽満、出一冊子曰、是主公去秋以来、深夜自書者、命妾曰、我瞑、汝宜付之諸子、諸子相共謹披之、則驅豎齋家訓若干條也、衆皆拜讀感泣、永以為家寶、

正室有馬氏諱春枝、從先生創業、勤苦治内、生子女數人、皆夭、所育唯一女耳、安政二年乙卯四月二十八日沒、享年六十二、葬于天授庵、謚清順院涼屋貞

正大姊、

○先生著述書目如左方、

窮理外科則（原著護爾篤兒氏）

泰西疫論（參考扶歇郎度氏及公私貌律屈氏書）

腐敗疫論

解體則（原著布歛吉氏）

人身分離則（同上）

外藥則（同上）

外用方府（同上）

小兒全書（同上）

婦人科書（同上）

療治鎖言

西遊日記

但泉紀行

驅豎齋詩文鈔

破る家おつゝく里話

非賣品

國香生小石碌郎寫字

櫻雲堂大西為助鐫